



黄家垄全景。黄春平/摄

黄家垄旧事

黄春平

黄家垄，是炎陵县船形乡新生村新屋、排里两个村民小组的合称。从大方向来看，黄家垄的正西面有炎陵县西乡的最高峰金紫峰，黄家垄则是金紫峰山脚下的一个自然村落，现今人口超过四百人。

黄家垄有一垄良田沃土，且因黄姓人口聚居于此，从而有了“黄家垄”之称谓。《炎陵黄氏族谱》载，佳龙（生殁时间不详）、跃龙（康熙庚申年七月十五日出生，殁时不详）为黄家垄两大开基祖。佳龙葬排里组茨茨高速公路排里隧道口上方（从广东迁葬于此），其后代现主要居住在排里组，并散居于县内船形、三河等地，有部分迁居至永兴、安仁、资兴等县市；跃龙葬新屋组田心里，祖墓系1940年代初重新修葺，墓地墓碑完整，其后代主要生活在新屋组，外迁者不多。谱牒记载，佳龙、跃龙为同胞兄弟，佳龙的后代和跃龙及其子女为同一时期迁居于黄家垄。

1994年版《鄱县志》称：“康熙年间……黄志渊（即跃龙）迁入三都黄家垄。”跃龙公墓碑载：“祖跃龙公字志渊，德配祖妣刘大君，夫妇两人自粤由江来楚建鄱，至此西匿四坪乡黄家垄开基立祖，创业垂统……”黄志渊出生于康熙庚申即公元1680年，据此推断，黄家垄之地名和人居史应形成于1680年之后。

“跃浪生风清波毓秀，龙盘挂月福地奇观。”志立家成谋略燕翼，渊深水秀环绕坟墓。”从跃龙墓碑载，可反映黄家垄的地理环境。黄家垄坐南朝北，后山前水（斜瀨水、深水支流），地势上高下低，是一块难得的开闢地。黄姓先祖在此定居后，披荆斩棘炼山辟地，引水灌溉耕作粮稻，一代代黄姓人承续祖业繁衍生息并不断发展壮大。

黄家垄的后山为连绵茂密的油茶林，林中有一条通往船形墟的古道，是斜瀨水右岸民众日常往返各地和前往船形墟赶集的重要通道，有着县乡官道的作用。古道以拳头大小的石头砌成，路面整齐、细密、平坦，山顶的“媒人坳”建有一风雨亭供路人躲避风雨，亭子是新生村黄家垄与船形村春江的分水岭。船形大桥和鄱资公路建成后，古道日渐荒芜。

黄家垄民居历史上大多为土坯或青砖房，世代讲客家话。排里组居民集中生活在黄家垄右上方，全组男丁几无杂姓，居住较为分散，历代少见集中居住的特色民居。

新屋组民众居住在黄家垄左下方，对岸为新生村珠山背组，地理位置和生活条件好于排里组，人口也比排里多。新屋组有四个小地名，即田心里、新屋里、老新里、逆渡，除逆渡有李、叶姓外，全组男丁全为黄姓。新屋组的人口集中在新屋里，这里的“黄家大屋”当属黄家垄下最大的屋场。

“黄家大屋”也称黄家垄大屋，坐南朝北，主体由青砖砌筑，系清代风格建筑，有紧密相连的左、中、右三列房子。中间一列进深长且宽大，有上下两厅，左右厢房，中间设一集采光与排水于一体的大天井，进出的两扇木质大门厚实高大。屋内装饰非常讲究，大小厅堂、天井四周和大门的上方，雕刻了许多栩栩如生的龙凤，大门的门框、厅中的梁柱上也雕有立体的图案，生产队（村民小组）开大会和办红白喜事都在这里举行。上厅屋两边各有一张杂木长凳，据说是枫树做的，凳子长约七八米，需七八个人才搬得动。下厅屋则不时会有铁匠、木匠、篾匠、剃头匠进驻，此为黄家垄最为热闹、最聚人气的地方。

大屋左右两边（列）是住人的区块，

各住六户，一共是十二户人家，全是黄氏后代，放到现在这应该是一个居民小区的规模了。左右两列的房子也开了两扇式厅门，但均小于正中的大门。里面均设上、下两个天井，有前、中两厅，后面是住人的房子。再往两边扩展的房子都是各家的卧室和厨房，并均匀向前延伸了约十五六米。

大屋左右向前延伸，中间便是一个用鹅卵石砌筑的大院坪，这是放电影、摆酒席、堆放柴火、游玩聊天的公共场合。夏天，邻居们都会搬张凳子出来或直接坐在柴堆上手摇蒲扇，一起乘凉、喝茶、看星星、话家常。秋冬冬初，各家各户都要上山砍柴，准备来年的柴火。不用多久，大坪上便堆满了斧劈柴块或带树叶的把子柴，这时的大屋场到处飘散着山野的清香。待至周末和寒假，这里便成了孩子们追逐嬉戏的大舞台。

进入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，民众生活水平逐年提高，住在这里的黄姓后辈纷纷另址建房并迁出。到了90年代中期，“黄家大屋”因年久失修而相继倒塌或拆除，现在仅剩下一间残屋，但外墙上人民公社时期队办“大食堂”留下的漫画仍清晰可见。近几年间，黄姓一些后辈又回迁并在“黄家大屋”老屋迹上建起了多栋楼房。

庙山岭位于黄家垄的右下方，是黄家垄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地方，庙山因庙而得名，有庙有山，故称庙山岭。庙山原是禁山，山势陡峭，古木古树高大茂密，有一小径通往董湖洲（今船形乡政府所在地），山下是幽深的斜瀨水。庙山有庙，但庙为何名、几时修建已无人知晓，此庙后来曾作为学校使用，现今有不少六十岁上下的村民曾在此读小学，或参加政府组织的“扫盲（文盲）”学习。1970年代后期，因修建炎资公路，庙山的树木和庙宇遭受破坏，2013年炎资高速公路高架桥从庙山经过，老庙遗址荡然无存。

黄家垄临水而居，原船形乡木材收购站就设在这里。从逆渡到庙山的沙洲上松木成林，垂柳如盖，昔日河宽水大，水运发达，上山竹木经资兴七里、炎陵中村支流在逆渡集结，之后放排师傅通过竹筏、杂木篙将长短一致的杉木或竹子扎成木排。放排时，再将一拨拨木排首尾相连，按数的多少视水情而定，最后由人工掌舵借助水流漂运到下游目的地。1980年代初，随着炎资公路的正式修通，作为一种古老、原始的木材运输方式逐渐消失。

黄家垄的“大官”当属衔至六品的黄树藩（号价臣，1840—1915）。炎陵黄氏族谱之《黄价臣先生传赞》载：“吾邑父执价臣先生，处士日榜之孙士仪之长子也。咸丰五年（1855），粤匪入，郡城失守。贼踞鄱数月，抄掠罄尽，邑莫何。”先生时年弱冠，以杀贼功奖六品衔。

黄树藩倡建祠修谱，造桥兴教，抑强扶弱，族人称能：“黄氏为邑著姓，散处三乡。先生于光绪元年（1875），倡首集资千金，于县城内购地一区，建一总祠。今年又倡首重修族谱，先生一人总其成，可谓能敦大本者矣。自总祠成后，先生住城之日居多，为族首二十余年。”与黄树藩同一时期剿贼于柘木并被奖六品官衔的还有黄树宽（号玉峰，1847—1910）。

这里人文底蕴深厚，历史上出过以黄国霖、黄国祺为首的地方文化名人，进入二十一世纪，黄家垄人“越来越会读书”，先后有二十余人考上大学，有的还是炎陵县的高考“状元”。

真情

春天里 大伯再也不能够醒来

张洁

天，是灰色的，雨，不停地地下着。邻居和亲人们在家门口摆上一挂鞭炮，点燃，迎游子归家。鞭炮声此起彼伏，哥哥抱着大伯的骨灰盒，回到了大伯18岁时离开的故乡。

年近七十的伯母一身黑衣，头上白发丛生，哭得稀里哗啦。我哽咽地叫了她一声，上前搀扶住她踉跄的身体，伯母向我哭诉道：“洁妹子，你大伯走了哎，我留不住他，他在ICU病房住了4个月，还是留不住……”我别过头，泪眼朦胧，不忍细听，40多年相濡以沫的夫妻，一个先走，留在人世间的这个人，终是最难过的。

奶奶老屋的门口，摆上一张方桌，大伯的相片摆在桌子上，他还是一如往常地爽朗笑着，仿佛在屋子里，他的大嗓门还能随时响起，仿佛他只是去了一个遥远的地方，而其他一切照旧。

父亲一家兄妹5个，大伯是长兄。5个孩子都取一个“家”字，后面那个字依次为“有良田万担”，可那个年代哪有那么多“良田万担”，有的只是清苦的生活。大伯14岁就辍学在家，和爷爷、奶奶一起在田间劳作，挑起生活的重担。虽然缺吃少穿，大伯却长得高大魁梧，1米8的个子，走起路来虎虎生风，在他18岁的时候，他幸运地通过招工到了浏阳，成了一名工人，从此离开了乡村。

在城里安了家，大伯还是经常回乡下，一回来，就不闲着，帮奶奶的水缸挑满水，在农田里做农活，处处都能听到他的大嗓门。有时候，大伯挑水累了，便会坐在老屋大门口歇息，叫我：“洁妹子，来来来，帮我捶捶背。”伴着大伯爽朗地笑声，我挥着小小的拳头用力地捶啊捶。每次大伯回城后，奶奶都会给拿出一些糖果、糕点，分给我们小孩子，悄悄地说：“你大伯从城里带给我的。”她的眼里含着笑，觉得大伯带给她的东西，都是世界上好东西。我们把糖含在嘴里，觉得很甜很甜，翘首盼着大伯下次回乡的日子。

后来，父亲也带我们家搬离了小山村。这么多年，我在外求学、工作、成家，与大伯见面的机会也越来越少。

大伯一生辛劳，好不容易到了清闲的晚年，却备受病痛折磨。2019年12月的时候，他已经病得极重，有时清醒，有时糊涂，有时认识人，有时不认识。去医院看到他，原本那么高大的一个人，躺在病床上，瘦得不成样子，竟是小地萎缩了下去，吃饭只能喂流食，当下看得我心里酸楚，红了眼眶。伯母俯下身子，在他耳边告诉他：“洁妹子来看你了，你认得不？”他用费力的声音回答：“认得，长得蛮漂亮的这个妹子。”伯母欣慰地笑了：“还认得出你们。”在回来的路上想，难道大伯听成了我姐？我姐才是从小别人眼中最好看的妹子，我一直都是那个普通平凡的妹子啊！后来又想，也可能在每个慈祥的长辈眼里，每个晚辈都是好看的，像孩子时候的容颜未变。

没想到，这是他在人世间清醒时和我说的最后一句话。

大伯是在2020年3月6日早上走的，我刚好没在城市里，没有去见到他最后一面。下午回到城市再打电话，得知，还在疫情特殊时期的丧事，要尽快简办。上午，大伯就已经化成了一团青灰。

“勤勤恳恳，一世节俭，不贪享受，一生奉献，舍辛茹苦，终得田园，万语千言，心中哀思，直到永远……”看到哥哥写给大伯的祭文，泪一滴滴地掉落，来不及，一切都来不及。

大伯生前有交代，离开后，骨灰要送回故乡，回到他离开多年的土地。按照乡村习俗，哥哥在路边上给他烧了纸屋、薄薄的纸屋被火点燃，纸屋烧后的灰烬，飘到路边上田地里，那里金黄色的油菜花在大片大片的盛开。

可是，在这个春天里，大伯再也不能够醒来。

苦楝树下的青春

肖斌

住单身楼时，隔壁的小李子在追张黎。我们住三楼，张黎住二楼，小李子常常抱着我陪他去二楼。张黎对小李子的态度一直不温不火，我觉得张黎难追，小李子却不肯放手。

有天张黎的钥匙忘带了，她来找我。单身楼经常有人忘带钥匙，拿到钥匙只有一个办法，就是从楼外爬进去。楼外窗下，有一溜儿可以踩脚的地方，但这行当我不敢弄，手脚只要一没抓稳，就会摔下去摔死。我帮她请了小李子，干这个整个单身楼小李子排第一。小李子从她隔壁房间的窗户下去，飞快就挪进她房里，开了门。

一天张黎敲我的门，她哥哥远道来看她，没地方住，她把她哥哥安排在我这里睡。我诧异：小李子就在我隔壁，为什么不安排到小李子那里去？

几天后她哥哥走了，晚上她又到了我房里，带了两个西瓜，说是感谢我。我和她不知道该说什么话，我是工人，她是干部，她长得很漂亮，我自惭形秽。她坐了一阵，起身走。

走到门口，她停住脚步，我扭头去看，看见她回头看我一眼，说了一句：“肖斌，你呀——”

上级部门来单位检查工作，白天检查之后，晚上领导会挑几个长得漂亮、未婚的女同志去陪上级，每次都有张黎。一天晚上，小李子喝得醉醺醺，提着两瓶啤酒敲我的门，叫我陪他走走。很晚了，我和他走在去市区的那条路上，黑灯瞎火，走到尽头折回又走出去。苦涩的啤酒都喝完了，终于看到远处的汽车灯光了，我们站在路边，看着汽车靠近。没想到小李子突然跳出去，拦在路上，不管领导呵斥也好，下来人拉他也好，他只叫张黎的名字，叫她下车，以后不准她再陪人跳舞了。

张黎只好下来，车走了。张黎很生气，怪小李子，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把她拦下来，好像她跟她有什么关系一样，这叫她以后如何做人？她喂喂抽泣，小李子沉默如海。张黎跟领导应该是喝了一点，走路不稳，小李子想扶她，她不要他扶，倒在我身上，还往地上摔，我只好赶紧扶住她。有时候地面不平，她跌倒，我赶紧抓住她。张黎幽怨地瞪我一眼。

厂里要搞歌唱比赛，张黎想唱《风中有朵雨做的云》，买不到磁带，我在别人那里借了，再用空白带录了给她。我帮她录带子，当然事先告诉了小李子，得到了小李子的同意。录好后我去送给她，在门外，听到了里面小李子对张黎在告白，以及张黎斩钉截铁的拒绝。

我的窗外有一株苦楝树，庞大的树冠张开，正好遮蔽了我的窗户。株洲人把苦楝树叫做“苦粒树”，我试过味道，果实真的很苦，其实楝读作“恋”的音。那年湘江终于有了株洲的第一座桥，我到河西游泳，雷电大作，等我回来，看见苦楝树一分为二，从中间一半被雷电撕开。那么长的伤痕，那么赤裸裸的伤痛，明晃晃刺眼睛，就像小李子对张黎的告白。

小李子的告白被拒绝后，小李子的门不再为他打开，我多次看见楼下，小李子站在张黎那边，总是停在那里抬头望，张黎打开窗看见是他，又把窗关上。他们已经明确不可能了。

后来时兴“买断工龄”，小李子买断，离开了单位，回老家找了老婆，生了三个孩子。

张黎找了个玻璃厂的，调转到玻璃厂，那是玻璃厂最红火的时候，后来玻璃厂不好了，他们夫妻也买断了工龄，成为待业青年。张黎老公到南方做生意，做得不好，很少回家，也没有钱寄回来。张黎一个人带着孩子，为了谋生，在街边摆起了早餐摊子。

我想起张黎曾经红了的眼眶，那时候我不敢“接招”，我曾经白白浪费那么多的，岂止是机会？我们的青春就像苦楝树，曾经如鸟鸣环。



人民公社时期黄家大屋遗存的队办食堂漫画



黄家垄前方的跨河木桥（拍摄于1970年代）



斜瀨河黄家垄庙山岭段人工掌舵漂流的木排（拍摄于1970年代）